

芥素堂文集

第一
五十一册

養素堂文集卷十六

老威張澍介侯

論一

太公誅彘士論

韓非子云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彘士昆弟二人者太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伯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發急傳而問之以爲殺賢者後世諸儒多以爲無此事余謂實有之不足爲太公病也讀六韜篇其對文王六賊

曰臣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主之威又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其對七害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又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窺太公之籌策識見深惡此犯言干政者非惡其抗志高節也儻使尋士冥鴻霞舉滅跡銷聲太公烏得而誅之惟其虛論高議朋比黨援是以誅之可疑耳是猶戮營蕩之志也觀漢時黨錮諸賢豈必小人而把持朝權公卿倒履氣焰薰灼宦孽側目咸遭屠戮獨申

屠蟠息影樹下緘口時事得保首領是爲知機明乎此又何疑于湯之誅陰諧文王之誅潘正孔子之誅少正卯也

杜伯論

異哉杜伯之報宣王也白馬朱弓突起道左射王中心伏
弢而死是誠鬼雄哉何彊鑿至此張子曰此墨子尙鬼之
說不可爲訓者也夫杜伯之被誅誠不知其何事而說苑
言非其舉左儒允諫之而不許卒戮之周春秋以爲宣王
之妾女鳩欲通于杜伯杜伯不可女鳩訴于王乃囚于焦
使薛甫與司工錡殺之是杜伯果無辜而死矣吾觀比干
受剖心之慘關龍曜炮烙之酷渠其叢巨惡干刑憲哉何

寂無精靈以報沈寃也後世忠臣遭暴虐者多矣亦卒不聞刻期誓報顯箸彊魂何耶或曰墨子之言所以戒人君不可妄殺其臣非猶夫睽車之志也張子曰不觀之天平或雷電以殺人或水旱以殺人或暑寒疫癘以殺人而人卒不敢與之爲仇者以造物司其命耳君父亦天也君父而可仇則天亦可仇此悖理之尤者也克黃鬥辛之言豈未之聞乎觀墨子敘燕簡公殺莊之儀事與此正相類必係杜伯之子孫怨懟宣王造此讐言以明先人之能神宣王之被旤以洩憤懣而後世陋儒稱述埶會爲書如顏之推還寃記仍是歸心篇之旨也彼左儒者豈非朋黨之慝

人哉

李斯論

余嘗讀韓子書痛其抱瑰異之才干彊暴之主欲鬻其說
卒隕其身而深恨李斯之嫉賢妬能爲已甚也夫斯與非
同學荀卿自知其才之不逮非也久矣設非一旦柄用其
措施規畫必有大異乎已之爲之者故與姚賈共排之以
下吏又恐始皇終悔之而赦之也急遺藥以殺之雲陽其
伎心尙可問哉或曰斯乃貪富貴戀權寵之人懼非之見
用而奪其佐故洩意殺之也與趙高之殺正先相同余曰
斯蓋自負其才忌前護短不使他人出其上而欲騁已之

長也觀其駿淳于越之奏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當世惑亂黔首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
羣下以造謗云云直欲箴制天下之口使之卷舌而不敢
言而已乃表襮其才于世而莫之與京也呂不韋嘗箸春
秋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斯卽作
蒼頡七章改大篆以與之競始皇之東巡也其禪梁父祠
嶧山登琅邪上之罘游碣石巡會稽博士數百人豈無一
能操觚者而勒碑碣之文皆出諸其手其不肯以文章讓
眾尙肯以權佞假人耶然子由告歸咸陽百官上壽斯喟

然嘆息于物禁太盛物極必衰未知稅駕可以知其本志
不專在祿佐也而二世之所以責問斯者即以韓非之言
責之不得已阿意求容乃稱韓子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
虜及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之言祈憐
于胡亥仍勸其督責羣臣既至拘執束縛仰天而嘆自明
其忠不即引淩腰斬咸陽而欲負薪入鴻門牽黃犬出上
蔡東門逐狡兔得乎嗟夫此荀卿所以聞其相而不食苞
苴子所以修道白屋而不出甘爲潦歲之蠅也與

伍員論

世儒輒以子胥不與兄尙同殉父難爲不孝掘平王之墓

鞭其尸爲不忠數諫夫差不聽弗能遠引爲不智是皆溝
猶之見也當无極構讒太子遠竅父兄牽連血汙歐刀此
何如之奇冤也儻隨伯氏入楚死輕鴻毛則棄父廢名不
共之仇翻與戴天子胥蓋慮之熟矣于是隱忍避跡橐載
來吳見鱗設諸以投閒隙迨至闔廬謀合計從楚國盱食
席卷方城蹂其宮室鐘破九龍社稷爲墟怨毒大雪下慰
先靈詎非奇男子哉或曰鄖公辛之弟懷以平王誅其父
而欲殺其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父天也若死天命
誰敢讐之此乃臣子正道子胥獨未之聞耶余曰溱蘇不
韋怨司隸李嵩害其父掘嵩父冢出其尸殘之以祭父當

時論者咸以不韋比子胥邴原有云藥一丸可愈沈疴寧
救父而不救君是君父固有等殺也孰謂父仇不可報哉
當其扶服昭關徘徊漂瀨蘆中哀吟漁父鼓枻江干枵服
貞女授飧能使邂逅之人輕執圭而卻劍棄擊絮而捐軀
其精感爲何如者其說闔廬也易如轉圜秘計縱橫奇兵
突冒一發而擗栢舉五戰而覆郢都宗廟毀廢寶器徙遷
據腹抉目鞭而誚之平生大憤一朝洗滌能不遇事獻誠
以報知己乎無如驕主玩敵伯嚭貪利彊諫速旤非不知
之屬子鮑氏易姓王孫冀畱遺種詎無意哉卒之馮同來
徵悲歌太康屬餽剌喉縣目解門魂作怒潮良可悲已聞

之志不幽者思不達心不鬱者智不慧吾竊以子胥之報仇雪耻有合名教金石可銷沈憤難已者也

諸葛亮侯治蜀尙嚴論

或問於張子曰管諸葛公治蜀尙嚴乎余曰否否或愕然曰諸葛公治蜀尙嚴前賢習言之而子獨不然其說安在余曰今之治蜀者於豪右姦紳不敢過問曰取良弱而斃之三木輒云諸葛公治蜀固如是也余厭聞此說久矣或又曰然則諸葛公治蜀不尙嚴乎余曰亮鄉之治蜀蓋嚴於吏而寬於民也耳食者未窺公之伯用輒云尙嚴耳不曾觀國僑之治鄭乎焚載書鑄刑書火烈民畏人以是爲

子產之猛也而民畏之不知子產之不事姑息者亦惟鉗
制彊族俾無越思而後民從令也如流水數游楚之皐而
放之於吳戶公孫黑於周氏之衢而加木殯伯有於芊肆
惡伯石之受冊正外僕之爲壇諫子皮之如晉用幣不許
尹何爲邑而譬之以美錦學製朝廷之上肅然難犯民乃
望風景從莫敢奸法以速戾跡巷鄉之開府佗牧也怠慢
者雖親必罰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廖公淵憤詭缺望廢
之於汶山李正方去心顛倒徙之於梓潼劉威願言辭虛
誕譴還成都來敏亂羣表請退職彭永年自矜得遇旣遷
於江陽復斃之於獄馬幼常其甄拔者也祁山之役違節

度卽誅之常道將曰惡無纖而不貶諒哉蓋其時承劉璋
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立蜀土人士專權自恣故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此嚴於吏之證也
不然所謂專權自恣者豈小民之云乎祁山之戰戰士萬
二千更下者八千人卽催遣令去街亭之敗不肯更發兵
而考微勞甄壯烈造木牛流馬以轉運省饋餉之勞分兵
屯田耕者雜於渭濱而居民安堵此寬於民之證也故邦
域之內畏而愛之沒之曰百姓巷祭戎夸野祀今有喻於
此一家之內有尊長焉有主事之家督焉有羣從子弟焉
有奴僕臧獲焉爲尊長者欲其家之理則責之家督以次

檢束則家可齊設或不然曰取子弟奴僕而呵怒之笞辱之任家督之逋蕩而寥浪則子弟不帥教奴僕不遵約無怪也已太公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韓非子曰聖人治吏不治民賈子曰不治吏而治民民莫之治也耆鄉其知之矣何嘗嚴刑峻法毆誼部之民而使之重足而立哉子產相鄭仲尼以爲仁以爲惠人又以爲遺愛不謂之猛也吾於耆鄉之治蜀也不謂之嚴者以此況其言曰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白起長於攻戰不可以廣恩嗚乎不可卽此以窺侯之以佚道使民乎宋儒以侯學本申韓未純王道妄生瘡痛其見殆出桓乎耆小史下耶

平襄侯姜伯約論

當蜀漢之季郭塢星賈相亮告薨雲亭成鄉相繼枋政然
皆循規居靜無所奮發獨天水姜侯才兼文武志大功名
心存漢室深解兵意加以膽氣勇決思慮精密諳西方之
風俗招羽翼於羌胡豈非上以振國事之衰下以酬蒼侯
之遇哉遂乃出石營圍南安守狄道攻襄莖李簡獻城徐
質授首拔三縣之民破王經之眾當是時也鍾題蓄銳再
練精兵儻將士同心協力上邽吾知鄧艾之師必殲於葭
谷何乃胡濟愆期坐失勛最敵人乘隙星散流離此固侯
之所不及料者也旣而淮南騷動秦川空虛又復赴駱谷

臻沈嶺軍長城駐苾水魏炤惶慙賊將堅圍儻壽春之城
少延數月侯相機制變挑戰攻瑕彼守兵無多定能奏渭
上之捷何乃艾艾豎子銷聲不應空令英雄用老無所此
又侯之所不及料也迨至圍守胥亡旋敗侯和以羈旅之
客抱疑危之心爲明哲之思避媒蘖之害沓中種麥雖有
儲胥而閭宇樹權且斂軍職斯固志士所椎心飲血時事
之無可挽回者矣然而忠誠懇切智見機先六年一表殷
憂未然脫使後主從其石畫未雨綢繆卽簡翼化屯防阨
要彼鍾鄧者雖饒譎計徒爲樂城之爭何由陰平之入而
乃徵鬼竊奏事急遣行致關口之不守陷傳僉於身亡誰

之責哉然猶憑險列營劍閣無虞士季束手糧盡議還當
是時也景谷險保思遠兵全黃崇計售艾將成禽孰意縣
竹埋腳自潰成都驟車赴軍手令解甲此三軍之士所由
氣涌如山拔刀所石與吾觀勃蘇復楚鶴太祈師田單全
齊牛焚燧尾自簪偉功多成理外誠使北將咸誅魏卒盡
殪大權歸手會猶几肉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不
爲難也乃竟白梃未發東門潛焚絕弦將張邈遁不會身
屠族覆爰祚以終豈非天哉或者見侯績用弗成遂興訾
詬以爲區區蕞爾翫照黷旅民嫌其勞國因以喪不知相
亮之時猶是幅員而經畧中原弗遑寧息則侯之屢耀師